

教育資料叢刊

法西斯化的美國教育

教育資料叢刊社編

•教育資料叢刊•

書號：羣0834

法西斯化的美國教育

編者：教育資料叢刊社

出版者：人民教育出版社

印刷者：新華印刷廠北京第二廠
北京東四馬路大街

發行者：新華書店

1—20,000
國產紙本
定價3,100元

1951年2月原 版
1951年4月北京初版

教育資料叢刊編輯說明

(一) 本叢刊的內容，主要的包括兩類：第一，就全國報紙、刊物——特別是教育刊物中分類邏輯可供參考的教育資料。第二，邏輯或選譯有關蘇聯及新民主主義國家教育建設經驗的資料。此外，關於舊教育的批判、新教育的史料，以及各地教育工作同志的專題研究或經驗報告等等，我們也想多多搜集並分別選印。

(二) 上列第一類資料的來源，既然是依靠各地的教育刊物，因此，無論在內容或文字上，都不能不受現有的教育工作經驗及理論水平的限制，不可能有多量的資料可供選擇，而所選出來的資料，也不可能每篇都是十全十美的。但它們卻是在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指導之下產生的，而且也是有着無限發展前途的東西。所以是有研究和參考價值的。

(三) 新教育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際一致』，因此，希望閱讀本叢刊的教育工作同志們，要能很好的體會這個精神，無論對於本國材料或外國材料，都要依據一定的工作時間地點和條件，來作有選擇的參考和吸收，絕不可刻舟求劍，曲意模仿，以致發生教條主義或經驗主義的偏差。

(四) 希望各地的教育工作同志們，對本叢刊的內容上和編輯上，多多提示意見，並給以協助，使本叢刊能够更好的爲新教育工作服務。

一九五〇年三月

前記

美帝國主義者的猙獰面目，已在侵略台灣、朝鮮的暴行中充分顯露出來。我們爲了保衛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果實，爭取世界人民渴望的持久和平，已掀起了空前壯烈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運動。在這運動當中，從各方面來揭穿美帝反動的本質，對於掃除崇美、親美和恐美等心理上的敵人及堅持仇視、鄙視和蔑視美帝的正確認識，實在是很需要的。

本書選擇的文字，或是結合實際來批判美國反動的教育理論，或是根據事實來暴露美國教育法西斯化的真相，可以使我們肅清對美國教育的幻想，認識美國教育反動的本質。希望讀過這本書的教育工作同志們能結合過去中國所受美國教育的影響，來作更廣泛而深入的批判和檢查；藉以在改革舊教育的過程中，做一番斬除荊棘的工夫，好爲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新教育開闢平坦的大道！

教育資料叢刊社

一九五二年一月

目次

肅清對美國教育的幻想	陳俠 (一)
認識美國教育的反動性	北京師大教育系 (九)
爲反動派服務的美國學校與教育	岡察洛夫 (元)
現階段美國教育的法西斯化傾向	金波節譯 (四)
美國學校內的『世界公民』教育	莫爾達夫斯卡亞 (元)
美國在教育上對黑人的歧視	B·優立也夫 (六)
法西斯化的美國大學教育	M·羅賓斯汀 (六)
如此美國大學	喻任聲 (六)
美國中學課程的反科學性和反動性	努森堡姆 (七)
美國小學教育的真相	子元譯 (二七)
美國教師在鬥爭中	A·芬各特 (二三)

肅清對美國教育的幻想

美帝國主義侵略台灣、朝鮮的暴行，徹底撕毀了美帝的一切假面具，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猙獰醜惡的真面目，使全中國、全世界的人民看得清清楚楚。然而對美帝國內文化教育的實質，還有些人不大了解。甚至以爲在美國，受教育的機會是『平等』的，學術研究是『自由』的。這是美帝的長期文化侵略和國民黨反動派無恥的欺騙宣傳的惡果。本文就是要揭穿美國教育的反動實質，用事實來肅清對美國教育的幻想。

一 美國教育是超政治的嗎？

代表資產階級教育理論的杜威學說，對過去中國教育界有很大的影響，使一般教育工作者相信『教育是超政治的』，相信『教育就可以改造社會』；因而他們自鳴清高，不問政治，受了封建、買辦、法西斯統治階級的利用而不自知。還有許多人當時雖『不滿現實』，但看不見改造現實的正確途徑。他們打着改良主義的旗幟，鑽在教育圈子裏做一些枝枝節節的實驗工作，想從教育上來尋找中國社會的出路，這就好像是『緣木求魚』了！

其實，人類革命導師馬克思早就指出了教育的階級性，偉大的列寧也曾指出：說教育超然於政治不過是資產階級的謊言。現在我們不必從理論上來駁斥這種謊言，只要看一看美國教育是不是超政治的，美國的教育會否把那貧富懸殊、失業衆多、道德敗壞的美國社會改造好，則杜威的謊言也

就不攻自破了。

美國聯邦政府雖不直接管理公共教育事業，但重要的教育立法要經國會通過；國會的議員裏沒有一個工人的代表，因此通過的立法自然不會損及資產階級的利益，不會保障勞動人民的利益。例如國會裏要想通過一個聯邦補助各州教育經費的法案，非常不易；但通過一筆積極備戰和侵略朝鮮的軍事撥款，卻是輕而易舉。

直接掌握教育職權的是各州、各市的教育董事會，這些教育董事會的董事們也全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人，沒有一個真正代表工農利益的分子。教育董事會僱用一個教育專業分子當教育廳、局長來管理全州、全市的教育事業，但董事會本身不僅控制着教育經費的開支，而且也干預師資的人選和課程的內容。我們知道美國學校裏有所謂消費的教育，這種教育就是替資本家做廣告的；爲了推銷商品，竟把念頭轉到兒童教育上來，資本家追求利潤的心思真太細密了。

最近事態的發展，更足以說明美國教育是在法西斯政治的控制之下。我們舉幾個例子來看：

(一)自一九四七年起，美國實施了普遍的學校軍訓，杜魯門曾經聲稱，學校軍事化是美國現在政治制度存在的必要保障。(二)一九四九年六月加州大學董事會以解聘來要挾教師們向美國政府宣誓效忠，結果有教職員一百六十人被一次解聘。(三)一九五〇年六月紐約大學當局解聘了有十一年至二十八年教學經驗而且貢獻很多的芬各特等八位民主教授，只因爲他們是教員聯合會的負責幹部，曾代表數千教師爭取應得的權利。(四)自二次大戰以還，美國大學的科學研究工作完全控制在軍人手裏，一切研究工作都是爲了積極備戰而不是爲了和平建設；而學校公民科裏的『世界公民』教育，更加强灌輸着法西斯的種族歧視和瘋狂侵略的思想。你看，美國教育是超政治的嗎？

二 美國教育機會是平等的嗎？

過去我國教育學者，不明瞭美國社會的實際情況，爲美國公立學校的單軌制所迷惑，幻想着美國社會是民主的，誤認爲美國教育機會是平等的。其實，在階級矛盾尖銳化的美國，正逐步走着法西斯的道路，加緊壓迫、剝削、欺騙廣大勞動人民，宣傳種族優越的謬論，推行着歧視異民族、侵略異民族和奴役異民族的政策。在這樣的國家裏，希望做到教育機會平等是絕不可能的。

鐵一般的事實告訴我們：美國的教育是既不民主又不平等的。因爲美國還有大量學齡兒童，根本沒有機會上學。杜魯門爲了爭取選票，曾公開承認美國「還有千百萬兒童沒有校舍容納，也沒有足夠數目的教師。」（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致國會咨文）到了他當選總統以後，這種情況非但一點也沒有改善，而且愈趨嚴重了。一九四九年六歲至十八歲的學齡兒童失學的達六百萬人之多，這個數目佔全美學齡兒童總數的百分之二十。連年因擴張軍備，教育費更加縮減，一九五〇年僅佔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一，而軍費卻佔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失學兒童衆多的現象，在法西斯化的美國是永不會改變的。至於對黑人和紅人的教育，美國資產階級統治者們不但不謀發展，而且還在摧殘。紅人原是美洲的主人，自白人到達美洲後，紅人已被消滅殆盡，現只剩三十餘萬人（約佔全美人口的千分之二強），他們現在基本上沒有接受現代文化教育的機會。黑人現有一千四、五百萬（約佔全美人口的百分之十），處處遭受壓迫和歧視，教育上更不能和白人享受同等的權利。當全美國的文盲和半文盲佔全人口的百分之十三點五時，黑人中的文盲達到黑人中的百分之四十。官方的報告也承認黑人兒童中有百分之十四從未進過學校。事實上在美國南部諸州的某些地區黑人中有半數都

是文盲！本來在法西斯化的美國，紅人和黑人的生命還沒有保障，哪裏還談得到教育機會的平等呢？

其次，我們再從學制方面來看。一國教育機會是否真正平等，不應僅看學制，學制只是形式，還有比學制更重要的師資、課程、設備等教育的實質。縱使單談學制，我們也不要為美國那套虛偽的單軌學制所迷惑。須知美國除公立學校系統以外，還另有一套私立學校系統。這兩套系統在修業年限上雖大同小異，但本質上是和英、德、法等國雙軌的學制相同。美國的公立學校系統猶如法國傳統的初等教育系統，而私立學校系統也正如法國傳統的中等教育系統。只因美國在獨立之初以自由、平等、民主為口號，沒有把歐洲傳統的學制搬過去罷了。但實質上美國是有公、私兩軌的學制存在的。

我們可以用數字來說明這個事實：據一九三三——四四十個年度的統計，美國各級學校畢業生人數如下表：

校 別	大 學	中 學	小 學
公 立	一三四、二五六人	五七五、六〇八人	二〇、八八〇、一二〇人
私 立	一三三、七四〇人	三八〇、八八〇人	二、三八二、二五一

由此可知在美國公立學校系統中，每三十六個小學畢業生當中才能有一人讀完中學，而在私立學校系統中，每六個小學畢業生當中便可有一人讀完中學；即公立中學畢業生僅佔公立小學畢業生

的百分之二·七六，而私立中學畢業生卻佔私立小學畢業生的百分之十六。又每一百四十八個公立小學畢業生中才能有一人讀完公立大學，而每十八個私立小學畢業生中便可有一人讀完私立大學；即公立小學畢業生中能畢業於公立大學者僅佔百分之〇·六四，而私立小學畢業生中能讀完私立大學者卻佔百分之五·六。這是假設兩個系統的學生不互相轉學。事實上公立大、中學校的學生裏一定私立中、小學的畢業生，而在中、小學時期入公立學校的，很少有可能到大、中學時期入私立學校，所以實際上不平等的程度必不止六倍與八倍的。至於公、私立學校在師資、設備和課程上的差別尚未估計在內。現在美國人自己也在爲公立學校校舍不足、設備簡陋和師資缺乏而擔憂。

除去公、私立學校的差別以外，還有城鄉學校的差別。在壟斷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財富愈集中，城鄉的差別也就愈大。如美國最富的州每年平均爲每個入學兒童用二百元，而最貧瘠的州每生歲佔費僅有三元三角，相差達六十倍之多。全美四十八州每生歲佔費的平均數爲五十三元，較最貧瘠之區也高十六倍。由此可見，同是美國的兒童，不幸生在貧瘠的鄉區和勞動人民的家庭裏，所受的教育，就要比生在富庶的地區和資產階級家庭裏的，在質量上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了。說這樣的美國教育是機會平等的，真是非愚即盲了！

三 美國學術研究是自由的嗎？

過去中國也曾有些教育學者稱道過美國大學的學術研究自由，這和說美國教育是超政治的犯了一樣的錯誤。

資產階級假民主政體下的美國，比起過去在封建、買辦和官僚的集中代表者統治下的中國來，

某些地方是比較有一點『民主』的氣息。然而可惜那只是資產階級內部的民主，對於廣大的人民並沒有什麼民主可言。同樣，美國大學的學術研究，在不損及資產階級既得利益的範圍內是有自由的，但超出了這個範圍，觸犯了他們的利益，也就沒有自由可說了。

杜威的大弟子提倡設計教學法的克伯屈教授，在晚年的言論中對於蘇聯稍有同情的表示，結果未到退休年齡便被強迫退休；這是一種變相的解聘。哥倫比亞大學康慈教授，曾經發表『學校敢於建立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嗎？』一文，引起了資本家校董們的誤會和不滿，也曾一度遭受解聘的處分。這些雖然還是很以前的事，但也足以說明美國一向是沒有講學自由的。

美國的學術研究本來是很庸俗的，充滿了商業化的色彩，所以往往只在方法技術上繞圈子，而避免涉及社會的根本問題。例如有一篇得到家政碩士學位的論文，題目叫『五種洗碗方法的比較』。像這樣的『學術』研究，在美國還是有自由的；可是，這哪裏配稱做學術呢？此外，可以幫助美國資本家賺錢的研究工作，不但受當局歡迎，還可得到當局的補助。有時某種科學研究的結果，本可以改進生產工具和提高生產力的，但由於需要重建新廠，另置機器，才能應用，和資本家的利益衝突；於是他們便把這個研究結果收買下來，束之高閣。因此，科學研究在美國不過是資本家的囊中物，根本沒有什麼自由可言。

近年以來，美國政治日益走向法西斯化的道路。美國教育也失去了原有的那一點資產階級民主的面貌，而學術研究的自由也隨之喪失殆盡了。現在美國大學中的科學研究工作，大部已控制在法西斯軍人手中，專門研究殺人的利器，同時也在爲軍火資本家服務。政府大量補助各大學的科學研究費，完全指定作軍事研究的用途。美國科學家成了財閥和軍閥的工具，工具是沒有自由的，只有

俯首貼耳聽從主人的支配而已！

四 美國教師的生活是幸福的嗎？

在解放前，我國有些大學教授因不滿反動政府菲薄的待遇，常希望能有機會到美國去教書；那時，也有一些留美的畢業生，在美國找到工作，便不願回國。因此引起一部分人的幻想，以為美國教師的待遇是優厚的，生活是幸福的。

試問美國教師的生活究竟如何呢？

若從物質的報酬來說，美國大學教授的待遇也僅僅可以有一個安定的生活，足以養家活口而已。但這種『優厚』的待遇，是要放棄追求真理的目標，犧牲研究發表的自由，並宣誓向法西斯獨佔資本家效忠來換取的。

例如曾被希特勒逐出德國跑到美國去的世界著名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因為發表了名著『引力論』，曾被在美國資本家控制下的輿論界捧得天高，甚至讚揚他比美國人還行。可是不出一月，當他發表了反對侵略戰爭、反對製造氫彈的言論以後，立即遭受那些在資本家控制下的輿論界攻擊，說他對原子彈的發明沒有貢獻，說他思想左傾，應該驅逐出境。愛因斯坦是世界第一流的學者，在美國所受的待遇不過如此；至於一般教授遭受迫害的情形，前已述及，茲不贅。

不過，在美國，教授的待遇，比起佔極大多數的中小學教師來已是天之驕子了。美國對中小學教師實行單一薪制，不按學校的等級定薪金的高低，而按個人的資格和經驗。所以中、小學教師之間的待遇沒有顯著的差別。二次大戰期間，美國由於通貨膨脹，物價劇增，而教師待遇依舊，以致

到一九四四年各地普遍展開了罷教運動，結果有三十五萬教師改業，六千多所學校關門。

美國的中、小學教師，極大多數是女子，美國師範院、校的學生中也以女子佔大多數。因此美國人稱教師的人稱代名詞用『她』而不用『他』；在男女地位並未真正平等的美國社會裏，不知是有些輕視的意味。但拜金主義者的美國市儈，瞧不起教師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不知是哪一個善逢迎的美國資本家的御用『學者』曾發表過一個報告，他根據那些不正確的『智力測驗』的結果，說美國大學生裏，讀師範的平均要比讀其他科系的智力為低。這就是暗示着：準備當教師的大都是些蠢貨，活該得較低的工資，活該受社會的輕視。

美國教師中既然極大多數是女子，而美國各州的法律，大多剝奪了已婚女子的工作權，認為凡結了婚的女子便應守在家裏做丈夫的寄生蟲。所以女教師當中也大多是獨身的、年青的、沒有教學經驗的。而且獨身的生活，也造成了這些青年女教師們心理上的不健康；或者爲了維持飯碗，雖與男友同居而不敢結婚。這是何等苦痛！

總之，在『美國的生活方式』之下，教師的生活就是如此。

（陳俠，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六日，人民日報）

認識美國教育的反動性

列寧曾一再揭穿披着民主外衣的美國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的本質。他說：『這個所謂民主共和國，無異於最兇殘的猛獸的外衣。』美國在獨佔資本的統治之下，已成了世界的反動中心，林肯和傑弗遜的民主傳統早已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更加速加深地法西斯化，因之反映這種社會經濟制度的文化與教育也日趨反動和腐化。我們僅就其教育制度，述其犖犖大端如下：

一 教育爲獨佔資本服務

美國的小資產階級和空想的教育家們一向以爲他們的教育是超然於政治的，實則他們無時無地不是受大小資本家所控制着，『誰付吹笛人的錢，誰就要什麼調子。』美國全國經濟命脈掌握在六○家族及其僕從的二五○個產業大組和一萬六千個公司手中，教育無疑地是受其控制，爲他們的利益而服務的，可從其控制教育立法與行政政策的機構看得清楚。聯邦政府雖不直接管理教育，但決定教育上重大法案的是國會，而國會裏現在沒有一個工人代表。地方教育行政權操在四十八邦的邦教育董事會，三、三三二個市教育董事會和十五萬五千多個縣、鄉、鎮學區董事會或委員會，這些董事會名義上是代表民意的，實際上是腐化政客和資本家要推銷商品的角逐場所，工廠在這裏實際上是沒有發言權的。戰前美國教育學者康慈曾經分析過這些董事會的反民主的本質，蘇聯柏恩斯坦教授去年在教師報上指出：『美國學校在資本家的控制和指揮之下，所謂教育董事會絕大多數的

組成分子爲製造家、商人、營造廠老闆、著名企業家和其他私有主，也有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律師、醫師、工程師，都熱誠地保護着統治階級的利益，這些反動的董事和管理人，決定美國學校的命運，決定其物質條件，聘用教師，並裁奪教學計劃的內容與課程，他們用許多教育目的來規範學校，無非是要歌頌資本主義和資本家。『教育廳、局長也是他們所聘任的，有人把教育廳、局長比廠長，校長比工頭，教師比工人，層層節制；這樣的機構及其教育設施，不爲獨佔資本服務，還能爲誰服務呢？』

二 教育裏的指導思想之錯誤與復古傾向

(一) 唯心論的教育思想——目前美國知識分子自以爲是在自由主義社會中生活，實際上因受獨佔資本的僱傭和限制，在思想上徬徨混亂已極，尤以在教育界爲甚。大約有一萬三千個教育廳、局長或地方教育行政首長和一千七、八百位高等學校首長，是在實際上領導下一代的中心人物。一九四九年有一本史密士作的名著：瘋狂地教一個局外人論公共教育，指出這些教育行政者的基本弱點是在哲學基礎上，並謂杜威的『自我實現』的理論已經破產，杜威思想支配美國教育界近四十年，已有顯著的害處，總結起來有以下幾點：

1 杜威的生長論無方向，進步論無目標、無計劃，基本上是個人主義的立場，因此如康慈所言美國教育的特質之一是『個人成功』。

2 他受達爾文影響，主張進化的漸變，非革命的突變，而且錯誤在於認爲變無定向，不循一定規律，他掩蔽階級鬥爭。

3 他是相對主義者，否認絕對真理和絕對價值，因此教育界有一滑稽的教育宗旨，就是培養所謂彈性的人格。

4 他的工具主義是商人哲學，其無原則性的實驗方法，使美國教育學術流於孤立地統計測量現象，不注意問題的本質及其與四周一切的聯繫性和歷史性。

5 他雖標榜理論和實際聯繫，但錯誤在把實際提升到第一位的狹隘經驗主義，而忽略理論的重要性。

6 他是不可知論者，即是宇宙的實在不可知，仍是一個唯心論者，他既不認識社會發展的本質，因之他的民主主義的教育，結果等於與虎謀皮，因此也是空想的、反動的。

7 實用主義或工具主義在美國教育上至少有三大惡果：

(1) 美國學生的系統知識不夠，基本科學訓練不足。(2) 師資訓練祇注重教學法，忽略了內容。(3) 美國教育的市儈性，大家以金錢價值來衡量教育價值，凡是能使人賺錢最多的學科就是最有價值的學科。

(二) 守舊與復古的傾向——杜威思想雖在教師中間流行，但一般教育行政首長則並不完全是杜威主義者，事實上他們比杜威還守舊。一九四五年南加大學魏金勒教授作了一個全國性的教育領袖的思想問卷調查，發現其一般範疇是折衷的唯心論的。他們的思想成了唯心論、自然主義、實驗主義、經院主義、亞里士多德主義、新實在論、基督教主義、要素主義和進步主義的雜貨攤，然而大多數實行家則反對懷疑主義、唯物論實證主義和快樂主義；大多數教育家雖相信科學和原子能時代要求新變化，但不知如何變化，骨子裏仍固執着傳統的理論和實驗主義的信念。至於復古派的領

袖則是芝加哥大學校長赫金士，他是和杜威唱對台戲的人，謂知識是真理，真理在任何地方一樣，因此教育在任何地方也是一樣。真理在古書中，他主張讀西洋古典名著一百部，例如柏拉圖的理想國，但丁的神曲古劇等，已在若干大學實行。他從資本家那裏籌了一筆鉅款，設立名著基金，推行美國成人再教育運動，一九四七年在十七個都市已有三萬人參加讀書。

總之，指導全國教育思想的理論如此反動，其實踐如何不問可知了。

三 教育經費的日益削減

獨佔資本控制著教育。資本家爲了自己的利益，對教育的吝嗇是無疑問的。美國人常自誇教育是山姆叔的最大生意，實際上據一九四八年四月四日紐約時報報導，美國人每年用在喝酒、吃烟與化妝品的錢五倍於全國教育經費，在一九四七年一年內僅喝酒一項消費九十六億美元，即是三倍於教育經費而有餘。據美國教育財政專家的研究，每年全國的教育經費從來沒有超過全國國民收入（所得）的百分之四點二，而一九四八年減至百分之一點五。同時蘇聯的全國教育經費則等於國民收入之百分之八。從各級政府的預算來說，美國中央政府的教育和一般科學研究費通常佔總預算百分之一或以下，如把中央及四十八邦三千多縣十多萬學區的教育預算加起來，也不過佔各級總預算之和的百分之六（一九四二）。而蘇聯在一九五〇年社會文教經費佔總預算百分之二十八點二，純粹的教育經費則爲百分之十五。從實數來說，戰前全國教育經費爲美國有史以來的最高額的即是二十三億美元，但一九四七則爲貶值美元三十一億，其購買力不過十八億，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一。其教育之受害可知。一九五一年中央預算中的軍費和其追加數比全國教育經費多十倍。資產階級常常藉